

女身女性

何春蕤

「不」

即使在情欲中女人也喜欢说「不」。

「不」是一种坚壁清野战。她可以用这个简短有力的小字一举将眼前的两性关系单纯化，让他方发动之陌生行为所可能勾动的情欲无处生根。她想，若是不能确定眼前的行动下一步会产生什么作用，带来什么后果，那么，此刻最好还是不要去想它，就对它说「不」吧！

若是不得不面对他方的行动做出具体反应，那么，「不」也可以用来转移责任的归属，说「不」就把行动权丢给对方，下面的戏要怎么唱可就是对方的事了。要是对方坚持继续前进，她也已摆出情愿的架势，站稳了道德立场，不必为罪恶感而自责，反而可能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好过些。

缺乏说「要」的练习或是不够肯定自我意愿的女人也许会把「不」挂在嘴上以保护自己，可是更世故一点的女人也许就会用「不」来讨价还价了。只有说「不」才会迫使对方使尽浑身解数，开出各种价码与保证，而这种女人要是出牌出得对，搞不好会换来大奖。

说明白一点。「不」标示的是弱势者的被动位置——只有男人才能主动提建议，女人只能被动的回应。

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者强调的，当然有些时候女人说「不」是真心坚定的不要；可是，有没有什么时候她也会说「我要」呢？若是一味抬高「不」，而不鼓励也说「要」，恐怕反而强化了性压抑，也强化了父权体制对女体的规范。

永远不说「要」的女人即使说「不」也是软弱无力的。

香浴乳之浴

依着电视广告的说法，洗澡可真是自我抚慰的最佳浪漫时机。

妙的是，这种洗澡只能是女人的专利，但是男人却有在广告中偷窥的最好座位。

女人开了莲蓬头，水波轻击在肌肤上。要是纯为了洁净所洗澡，此刻当然是开始打肥皂了，省水嘛，在热水未用完之前赶快洗完。

可是，洗个香浴乳的澡可不能太赶。女人听说正式的过程是，先让水珠湿润全身，此刻应闭上眼睛，细细品味水流过肌肤的细微痒麻感觉。然后再用香浴乳均匀的敷满每一时肌肤，电视广告中的模特儿不都是在此刻流露出最享受最愉悦的表情吗？手掌滑过肌肤，没有硬硬的肥皂的阻隔，只有滑润的柔嫩质感，鼻中闻着玉兰茉莉的香味，刹那间，女人也是华清池中的一员了。

是啦！是费了不少水。但是，女人发现了身体，发现了情欲。

「美好」的第一次

处女是很难在性交中爽的。

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一再强调，异物插入时有可能造成肉体上的疼痛；更重要的恐怕是我们这个文化「处」（清纯、无知、无经验）的执着已严重的影响到处女可能的感受。

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，性老早就已不是单纯肉体的事，而性的启动器——欲——在各种情色影像文字的建构之下，也变得愈来愈不再依赖而超越了真实的身体。

在这种状况下，一个被保护得好好的，眼不看耳不闻口不语情色的处女要如何发动情欲呢？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一个脑中沒有情色资源、心中缺乏性幻想材料、身上没有性刺激经验的处女，要从何爽起呢？

她唯一能憧憬的只有电影床戏中那种浪漫的、爱怜的、激情的美景。可是，此刻的经验中却只有满面的唾液（希望对方没有口臭）、扯拉的头发（长发倒成了累赘）、和不知所措的身体（这是什么感觉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）。对方完事之后，处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做爱就是这么一回事吗？

如果走路需要学会协调多处骨骼和肌肉以维持平衡，那么，做爱也需要练习协调身体的各部分与脑中的性幻想才可能爽。

那些把自己封闭在纯净空间中，希望以前半生之禁欲来换取后半生之快乐幸福的女人可有得失望了。